

# 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也是事

胡印斌

## 今日论语

出现“为官不为”，怎么办？据人民日报报道，在作风整顿的高压之下，部分干部错误地将“管手脚”变成“不作为”，出现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心态。“为官不为”消解作风建设成果，对此，去年一年湖南郴州重拳惩治，查处干部239人，其中9人被免职。

该办的不办，或者拖拖拉拉，没能及时办理……这样的“为官不为”并非自今始，而是一种或隐或显的官场顽疾。在从上到下的强力整顿作风的背景下，此种懒政怠政的情形又开始凸显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公权力部门普遍的效率低

下。郴州市能够以严厉的问责予以惩戒，并明确画线，使公职人员一体周知，引以为戒，值得期待。

“为官不为”的情形每每成为公共治理的难题，原因比较复杂。比如，习以为常的“好处”没有了，也不敢伸手了，一些人就“热情”消退，以公事公办为借口，拖拉敷衍或者干脆不办，“门好进了，脸好看了，可事更难办了”；又如，官路长期堵塞，地方政治生态出现大面积劣化，奖罚不明，用人失察，甚至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极端情形，就会造成公职人员精神怠惰，乃至尸位素餐。凡此种种，都有可能滋生并助长各种不良风气。

“为官不为”表现出来的可能只是懒散、推诿，实则却是一种责任弃守，是对正常监督的反弹。既

然捞不到切实的利益，那就不妨贪污一点时间。然而究其根本，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本身也是事，虽有别于滥权、“乱作为”，却依然是一种权力的任性。若任其大行其道，不仅会败坏地方的风气，更会在伤害政府公信力的同时，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。

要想改变“为官不为”的懒政怠政，一方面，应该像郴州那样，以强力的、有针对性的监督问责，打破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潜规则，改变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状况，特别是，还要明确标示出“不为”的诸般具体表现，拉出“责任清单”，既为提醒公职人员的行为，也方便老百姓照单监督。

另一方面，从长远看，必须从

根本上改革、完善选人用人的制度。应该疏浚堵塞的官路，打破既有的各种利益圈子、团团伙伙，展示相对公平的升迁可能，构建一个公开、公正的用人机制。事实上，眼下正在强势推进的反腐败，正旨在廓清官场上的雾霾，保证公务员正常的晋升通道和职业尊严，还社会一片朗朗晴天。

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要“完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，对实绩突出的，要大力褒奖；对工作不力的，要约谈诫勉；对为官不为、懒政怠政的，要公开曝光、坚决追究责任”。如此，有“破”有“立”，以“破”促“立”，奖惩并用，方才可能逐渐修复被破坏的政治生态。

## 新民随笔

### 挽留江阴路

沈月明

前不久去江阴路花鸟市场，如果不是零星的店家摆在门口的几盏水仙、一小盆巴西龟，很难相信这里曾经是上海人气最旺的花鸟一条街。

只是到了成都路口，店铺才集中一些，又听到几声鸟叫，才略有了市场的感觉。走进丁字路口一家面积很大的水族用品店，营业员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上海，恐怕是从市场的辉煌时代走来，脸上不免带着落寞。虽然顾客很少，但大店的架子仍在，各种各样的进口鱼食、灯具、气泵，一应俱全，想来上海滩很多资深养鱼人，一定还是要光顾这里的。

收银员大姐说，现在生意难做，成本摆在这里，不好和淘宝比。大姐的话似乎点出了江阴路衰落的原因。

在普通水族用具方面，淘宝店优势明显。最让人吃惊的是，他们竟然连活鱼也卖，各种灯科鱼、斑马鱼、水晶虾、彩螺，品种之丰富，非一般水族店铺可比。我曾经尝试在网上买过活体鱼，你真得佩服淘宝店家的想象力和竞争力，他们居然用暖宝宝给热带鱼在运输途中保温！但让我失望的是，照片上看着艳丽妖娆的鱼儿鱼儿，其实才点点大，扔进鱼缸就找不着影了。

所以掀开江阴路上一家热带鱼水族馆厚厚的门帘，突然有一种回归现实的感觉。那些你想要的鱼，真实的大小，真实的色彩，包括真实的活力都摆在那儿，你看着店家家用网兜细心地捞起，看着他利索地往透明塑料袋里打气，一眨眼的工夫把口子用皮筋漂亮地扎起，然后你拿起湿漉漉沉甸甸的袋子走到街上，孩子迫不及待地捧到手里。这似乎才是一个生活爱好应有的活色生香。

江阴路的衰落，淘宝店的竞争是一方面，但我觉得更糟糕的，是年轻人对养鱼、养鸟、养鸣虫、养兰这些爷爷辈市井雅好的疏远。对他们来说，养几个多肉植物，养一瓶水生绿萝就够了，要么就索性养拉拉多，养哈士奇，这才是国际潮流的兴趣。

但就像书店，很多人坚持去新华书店、季风书园，是为了挽留城市的一线文脉，也是为了感受真实的生活。花鸟市场同样如此。在江阴路最后一家花鸟鱼虫店关门之前，我们有多空去逛逛吧。

## 理性看待“19天建成高楼”

### 日报观点

湖南长沙一栋57层的高楼最近封顶。特别的是，它是由工人昼夜施工，以“乐高”堆积木的方式组合起来，仅费时19天，一天盖3层楼或成中国新常态。据远大介绍，大楼采用可持续建筑模块化材料，95%的工程量在工厂内完成。对于远大的极速，有网友惊呼“中国新常态”，但也有人反问：“谁敢进去？”

其实这技术并不是新鲜出炉

的，乃是成熟的模块化建筑，由工厂定制生产模块，然后现场安装搭建完成，可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、降低资源消耗、杜绝扬尘等优点。

据介绍，大楼采用可持续建筑模块化材料，95%的工程量在工厂内完成。19天只是现场组装的时间，还有一整套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予以强力规范，大楼外墙采用多种特有技术，比常规建筑节能80%，是一种钢结构的建筑创新产品。

我们身处信息科技时代，各行各业都深受科技影响，产业链条的

各个环节，都被科技渗透和改造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速度和质量早已不是截然对立的反义词，慢腾腾不是优质的代名词，快速也不该就意味着豆腐渣。如果说不顾质量只抢速度是“安全大患”的话，以时间来单纯定义质量，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“搭积木式盖楼”需要科普专业知识，既不能做一知半解、望文生义的“标题党”，也不要成为主观臆断、以偏概全的“键盘侠”。（江德斌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）

## 新民新语

### 嬉春

乐梦融

又是一年春来到。所住小区远在郊县，高楼大厦里探出头来的花，开得像一幅画，萌萌然清丽芊眠。

突然想起百多年前的《红楼梦》里，有四个女子，分别叫作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一个个貌倾城而命多舛，让我等俗夫也在掩卷之余怅然不忍，她们的名字合起来，又正是曹雪芹他老人家“原应叹息”的一腔悲悯。

当然，在如今的快节奏生活里，既少了“迎”春的悠然，又缺点“探”春的闲情，更欠奉“惜”春的善感。没有“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”的凄风苦雨大环境，在工作与生活轨道上按部就班往前行驶的我们眼中看四季，不过是温度的变化衣物的穿脱——怎么可能会有人因为连续5天日均气温超过10摄氏度的标准一首？即便那正是入春的标准。

反而是孩子，大多有一颗对万事万物细致敏锐的心。幼稚园散课后，儿子最爱拉着他妈在小区里四处溜达，爬上窜下，问东问西，走最难走的小路，踩每一个水塘，辨认最稀奇古怪的叶子花朵，拿着我淘汰给他的卡片拍下好像杀人现场般的地上的香樟树浆果……直到有一天，他梗着脑袋，又懊恼又带着几分新奇地指着头发上那一坨黄绿色回家报告：“爸爸，今天有只鸟在我头上大了个便！”是的，春天的礼物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降临到了这个小孩的头上了。

我们需要向孩子学习的有太多。比如，当我们已经无暇付出的时候，我们至少还能够自由地接纳，接纳外界一切给予我们的礼物——好天气，好风光，好花草。伤春悲秋地感怀一切这种林黛玉式活法，也许在这个情绪稳定才是最优品质的时代，已然过时久矣，但是嬉戏玩笑、尽享生活，却是正合时宜的欢喜。在风花雪月、山水园林、亭台楼阁、花鸟鱼虫、书画丝竹、饮食珍玩之中，着意营造起赏心悦目、休闲遣兴的自然真趣，亦不快哉？

于此，我放下手边堆积如山的大稿小稿，牵着一头鸟屎的儿子，出门，遍踏小区假山幽径，找鸟报仇去也。

在凡俗生活中，不避世，而乐世，既惜春，更嬉春——倒也不妨似小儿无赖。



### 「老饕」

贵州省遵义市原市委副书记罗某方，经常与一些承揽工程的私企业主“打麻将”，甚至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，仍以招商引资为名借假召集私企业主“打麻将”，获利二百多万元。孙绍波画

### 自由谭

随着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的热播，路遥又回到我们中间，他笔下那些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的命运，再一次感动着我们。我边看边想，这么穷困的日子，该熬出头了吧？或者说，至少作为路遥，写了那么多作品，出了那么多书，还得了奖，总该脱贫致富了吧？

未料到的是恰恰相反：直到英年早逝的那一天，路遥始终未能与穷困解缘。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，得了“茅盾奖”，连去领奖的路费都拿不出，只好向兄弟借，而要买几百本作品送人，更是难死了他……稿费哪里去了？他应得的报酬呢？

远的不说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作家们曾有过好日子，不菲的稿酬实实在在，连起树理这样朴素的人

## 从路遥的穷困说起

过传忠

也在北京买下了房子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随着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跌价，稿酬和版税一个劲地下滑，到了“文革”，干脆取消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恢复了稿酬，但很有限，几次三番地呼吁，也不见有实际的增长。碰上路遥这样的老实人，家里人口多，负担重，又急公好义，怎么可能攒得下钱来？

当然，要笔杆子发财的也有。一类是本来就有地位、有名声、有权势，写作只是副业，人们有求于他，报酬就绝对不同一般。就跟演讲上课一样，同样讲个半天，有拿数百元的，也有能拿到成千上万甚至数万数十万的（那就叫“出场费”了），内中学问深着呢。另一类是特别有商业头脑的，

与企业或事业挂钩，有了一本万利的收益，尽管也是动动笔，当然就不能同日而语了。其实，自古以来就有先例，陈皇后在汉武帝面前失宠，为了挽回感情，请司马相如写赋以感动“当今”，并出以千金高价，所以辛弃疾的词里有“千金纵买相如赋”的句子。但是这似乎已经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畴，机会也不是那么容易逮着，路遥也不会干这类事情。

细想想，历朝历代，文学家还是穷困的多。陶渊明，杜甫，都够穷的。李白虽有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”的日子，但始终也难发大财。最令人同情的是曹雪芹，耗毕生精力，完成了《红楼梦》，

却过着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日子。不知道各出版社每年出版的《红楼梦》有多少册，倘把稿酬版税结算一下，也够他曹家风光几辈子了，但如今连后人也找不到一个。如果说，由于封建社会太长，商品经济不发达，中国长期没有稿酬，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们，总该发财了吧？是的，有发财的，但穷困潦倒的仍不少，巴尔扎克就欠了一屁股债。

按劳分配，等价交换，应当是如今公认的原则，要贯彻它，维护它，就要依法办事，制定出有关报酬的法律法规，改变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意性。文化领域的分配不公似乎已习以为常，因此，路遥这样的反常生活反而“见怪不怪”了。应当改变，应当共同创造一个合理合法的“新常态”，以告慰路遥等人的在天之灵，也激励与抚慰像路遥那样的众多后来者，否则，人们是难以安心的。